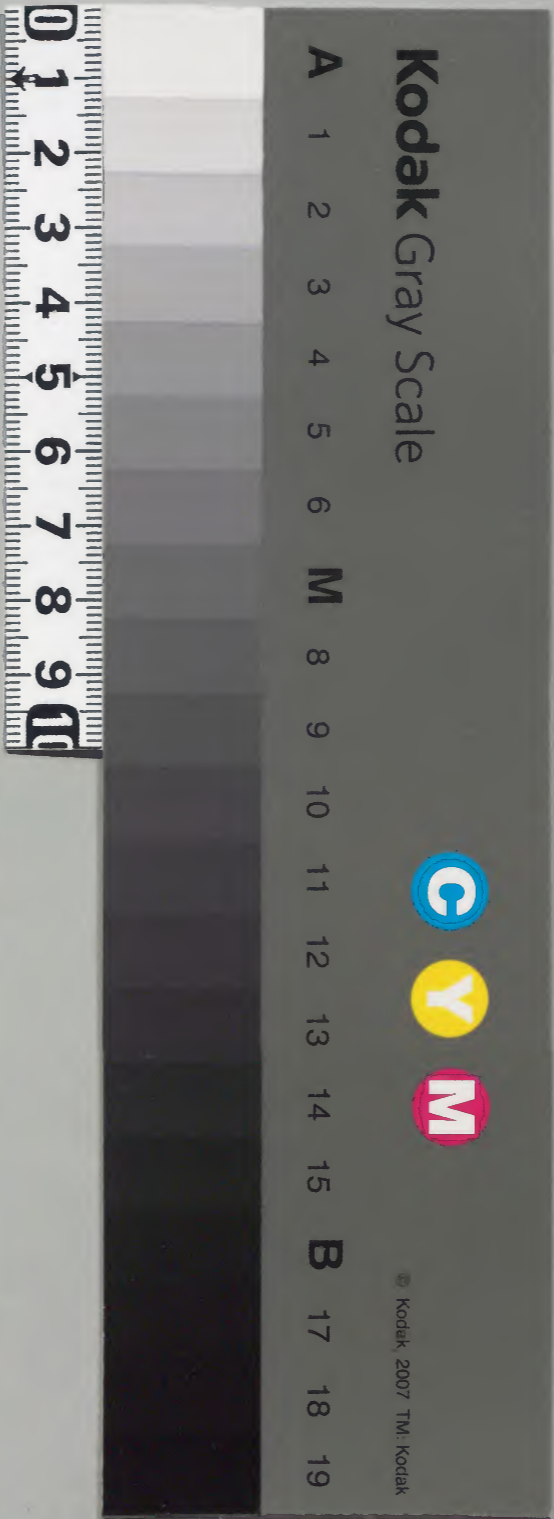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漢書門
一五〇三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03
冊數	40 (12)
函號	別 32 1



通典卷第五十

禮十

公革十

吉九

唐京兆

社

佑

君

卿

纂

禮十

吉九

功臣配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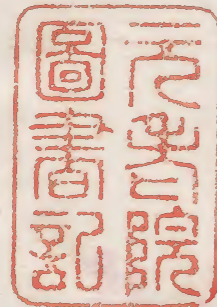
禘祫下

宋

梁

後魏

大齊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傳

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

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禘祫之

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

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文明矣尋殷烝祀重祭

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孝武建元元年十

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

禮十

崇仁謝氏重刊

巳 璋

亥 成于

△則是皇開代成准

祠

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
 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
 蘇偉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
 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
 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禫享之義自漢以來一
 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
 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編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
 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
 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
 祭當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禫
 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禫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
 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
 禫明禫內不得禫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禫則禫遇禫
 則禫鄭元云禫以孟夏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
 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可
 吉禫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
 權制即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大明七
 徐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

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中未得用孟秋

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禫禫嘗禫烝則夏秋冬皆
 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
 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
 祀博士徐乾據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祀是
 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
 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孟秋於禮無違詔可

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禫五年一禫謂之殷祭禫
 以夏禫以冬○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元云天
 子祭圓丘曰禫祭宗廟大祭亦曰禫三年一禫五年一
 禫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禫則增及
 百官配食者審禫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禫明年而
 禫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禫祭有兩禫明也王肅又云天
 子諸侯皆禫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禫宗

義

穆

廟稱禘禘禘一名也合祭故稱禘禘而審諦之故稱禘
 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
 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禘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
 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
 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
 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禘宗
 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
 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禘
 於嘗於烝則禘嘗禘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書
 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

據

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
 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
 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
 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
 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禘之祭
 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
 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議論禘
 禘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禘為名義同
 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
 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禘而闕

禘

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

祕

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王肅以爲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施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

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禘祭於太
 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
 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禘
 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
 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
 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
 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
 祭又仰尊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
 廟景明元年七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
 乃禘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

禘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禘禘從之○大唐前上元
 三年有司禘享於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禘五
 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
 大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元禘禘志云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
 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禘也是三年喪畢新君
 二年當禘明年春禘於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
 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禘三年禘自
 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禘八年當禘又昭公
 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禘為平邱之會冬公如

齊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禘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禘之祭依璨議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禘享於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太常議曰禘禘二禮俱為殷祭禘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疎疎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

五歲歲再閏

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禘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鄭元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帝故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禘二祭通計明矣

己年
己年
己年

己

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十月禘至
甲申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
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
禘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
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禘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
法焉鄭元高堂隆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
後三謹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禘五禘之文以為
甲年既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又禘甲年又禘丁
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禘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
禘後去禘四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

己也

乎異端置禘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
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
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
二周有半實枕三年於此置禘不違文矣何必拘滯三
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
周審最為憑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
禘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禘己年夏禘辛年冬禘有象
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禮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
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
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為允十七年四月十

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禘序昭穆禘各於其室時禮官太

常卿韋縉等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昭穆唯鄭元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即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王肅等議序列昭穆天寶

八載閏六月五日赦文禘禘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

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

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禘並

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

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禘則時享

暫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緣禘禘其

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

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禘享太廟并合享遷

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嚮

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

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

配天廟為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

祖之後禘禘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嚮之位全

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事

此為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禘

禘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

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
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
太廟遂居東向嚮以全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旣立
廟至禘祫之時常當用享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
祔爲宜勅下尚書省集百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
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
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
之位屈已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
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
請依晉蔡謨等議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

穆下同

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
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
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
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
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
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
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之列國家誕受天命
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旣近
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

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深所未安請下百僚寮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文王及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於二祧者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主也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元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神主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以前之主瘞北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

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嚮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土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祫於廟至貞觀九年將祫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

遂

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祫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祫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祫廟始遷宣皇於西夾室開元十年元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三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唯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三年元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次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

面

首

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顏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西尊位請准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准臣嶸等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為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請宜效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定制

復

祖

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為太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也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違王廟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王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

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

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藏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爲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鯀之親盡其主

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以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周北齊隋故事及貞觀明慶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自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於太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義也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

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及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嚮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是族人東嚮之主亦由是也若耐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享何主乎合食永闕比於姜嫄則推祥禱而無事於禮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

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制別祭之廟
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元成
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
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
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爲郊宗之上復有石
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準的喜請
於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
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
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卽心恐非允叶今若建石
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

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
動之中者焉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
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嚮
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在左氏不先食
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
之時而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
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闕宮
之詩而永闕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
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
食以爲說欲令征西東嚮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

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嚮之一句為萬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闕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居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則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以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僚所議考其意有四一日藏諸夾室二日置之別廟三日遷於園寢四日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

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以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唯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合於禮者之體而得變之正也

功臣配享 殷 周 漢 魏 晉 梁 大唐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事功曰勞以勞定國理功曰力制

勝

饗

叙

成理若戰功日多法曰尚多前勇謂敵功多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生

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

辭若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子大亨於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

是也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

庶為列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

尊卑之秩以為位次功臣配享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

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

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

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

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

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今使配

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

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言有勇而無義死

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

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凡獻

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

爵於配食者可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

食之禮叙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

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

臣有明德大功若勾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叙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勲如伊尹功如呂尙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勲績比咎繇伊尹呂尙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

依
不

故爲小禘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祔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

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第五十

卷第五十一 第二行

天子七祀 諸侯附

宗室助祭議

庶子攝祭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遭難未葬入廟議

亡失其親立廟議

通典卷第五十

通典卷第五十一

禮十一 歷代沿革十一 吉十

唐 京兆 村 佑 君 卿 纂

禮十一 吉十

天子七祀 諸侯附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祀歲徧

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

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 此七神居人

過作譴告者司命督察人三命厲主殺罰司命與厲其

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

而留伏

也

玄

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
 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雷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
 云戶一祀春萬物觸戶而出亦為陽氣之生竈二祀夏
 主長養萬物即祭竈竈者門三祀秋萬物成熟將內之
 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祭門者井四祀冬水主萬物歸藏而祭中雷五祀六
 祭門者所以閉藏也井井者水主藏在冬中雷五祀六
 土王而祭中雷者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祭
 象土位在中也天子諸侯以牛因四時祭牲也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雷
 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
 井用也○後漢建武初有五祀之祭門戶井竈中雷有司
 掌之其祀簡於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
 厲為○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

竈中雷也○晉傅元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
 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雷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
 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隋制其司命戶以
 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
 祀黃帝日夏季土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
 牢○大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祭中雷開元中制禮祭
 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
 以秋行以冬中雷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說曰天子
 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
 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

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祭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該收食於金亥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元云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

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諤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罇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准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著正論者以為五行之官祭

祀

於門戶行竈中雷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奚為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并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雷凡五祀焉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傳元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

則有不類謂之井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

祖神祖者祖也祖即行之義也

宗室助祭議後魏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道武帝受命之主配天郊祀百代不遷而曾元元之孫烝嘗之薦不獲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而况曾祖為帝而不見錄請付外博議永為定准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按孝經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階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而四廟者在當代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請以四廟為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按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親議之條祖祧之旁各盡其元女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事無舛駁侍中任城王澄等奏臣等參議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則枝宗三易數代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與高祖孝文皇帝聰明元女

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記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有所援引然與朝儀不同如依其儀匪直太祖曾元女諸廟子孫悉應陪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靈太后今日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代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代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公卿眾議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

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元不與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
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荆
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
請

庶子攝祭

周制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祝曰孝子某
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
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
常事此為宗子攝大夫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不綏祭不配

飲

綏也

爾

肅

正主也厭厭飲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醑奠之
且饗是陰厭也尸饗之後徹薦俎設於西北隅是陽
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不嘏不嘏主
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今主人謂攝主者若正主人
即得綏殺謂滅毀神前饌若神有饗也不配者布奠於
祝辭不言以某配某氏也綏許也敦音對也布奠於
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解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而
不舉止不歸肉肉俎也諸與祭者召之共燕耳其辭於賓曰宗兄弟宗
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也與宗子為列
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
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
者賤遠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言祭於家宗子
避正主

死稱名不言孝

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也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也

身歿而已

至子可以稱孝者也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此以禮祭也

若義

也若順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首本也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晉

晉劉氏問蔡謨曰非小宗及一家之嫡分張不在一處

得立廟不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先儒

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也

不之祀云者明宗子在他國不

得廟祭故令庶子祭於家也

苟在他國雖是宗子猶不得立廟况非

嫡長乎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晉

東晉

大唐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崧紹高祖或封爵繼崧兄敬侯

崧父太尉顓以為宜依文帝景帝同為一穆崧顧命子

蕤垂範遵而奉焉○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云武皇

帝崩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崩遷章郡府君懷帝入廟當

遷潁川府君賀循議古者帝各異廟廟之有室以象常

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兄弟同位於禘

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異坐而正昭穆至於常居

之室不可以尊卑之分義不可躡故也昔魯夏父弗忌

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

立嘗為君臣故也左氏傳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

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臣之分也正位東宮父子之
 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褻黷非
 殊尊卑之禮以古義論之愚謂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
 之崩當已遷章郡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
 此是兩帝兄弟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為正下
 代既升則上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
 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
 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
 所繼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
 遷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

非止

止

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八
 非祀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庾蔚之謂爾時愍帝尚在
關中元帝為晉王立廟猶以愍帝為主故上至潁川為
六代懷景二帝雖非昭穆之正數而廟不合毀是以見
位餘八也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為君者便
 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
 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為君合十
 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乙六代王也以此
 言之明不數兄弟為正代○大唐開元四年太常卿姜
 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
 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而太祖常存聖人

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
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太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
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
禮昭穆須正謹按晉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也故
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
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
帝自繼於代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陽甲孝成別
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
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
謂從禰以上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

此
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
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
廟時祭不虧大禘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
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裸長序禮也萬代之典敢
不颺言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時河南人孫平
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聖賢之
所致也臣按左傳曰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
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
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書志僖公

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在君上是爲失禮遂令太
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
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
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况夏崩冬禘不亦太速
乎諸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陵夷將墜
周公之祀以此斷之卽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
墜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
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
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
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登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

耶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毀變豈不同耶若以兄弟同
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爲昭
昔武氏篡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此則
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
之功君下臣上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
折八年正月太廟毀陷改作殿築階下及泉更營新廟
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
十一月又梁折毀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
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
宰相以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

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稱咸有經
據蘇頌爲宰相獻卽頌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爲康州都
城尉至任尋卒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晉 宋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臯陶杞郟之祀相立
廟按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
士祭酒劉喜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謂嫡統
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
未得立廟也唯今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
中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顛議以

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一昭二穆
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卽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
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
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
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
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
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
體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苟議是也詔書所喻
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
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

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宗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

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非荀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旣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荀暢之義美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爲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况已尊同

愚

齋

絕

者

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
 替宗此蓋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
 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
 厲是為榮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
 ○宋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
 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糾正一宗者也故特加
 齊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為人
 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小
少牢也
 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尊宗不
敢別祭也至諸侯尊於大

以

徐

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
 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
 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
 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
 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塞矣余以弟祿卑於兄不
 得兩祭虞以為可兩祭由於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遭難未葬入廟議

晉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時
 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梓宮未反
 遭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以常禮自拘宜以時入太廟

他

修祭祀之禮

亡失其親立廟議

晉

晉劉智釋問曰亡其親者不知其死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敢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必告其先廟使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祐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也鬼死者終歸饗也祝辭以告疑則還廟不遷矣憑靈之心加崇於尊此孝子之情也

通典卷第五十一

通典卷第五十二

喪廢祭議

唐京兆

禮十二

旁親喪不廢祭議

總不祭議

奪宗議

吉十一

殤及無後廟祭議

祭殤

未立廟祭議

晉

公除祭議

梁

大唐

上陵拜掃及諸節食附

喪廢祭議

晉

齊

梁

大唐

上陵拜掃及諸節食附

祠

者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阼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祀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使三公行事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

禮十二

崇仁壽氏重刊

非禮意也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司奏禮云有死於宮

中者三月不舉祭今禘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詳

正領祠部郎謝元議以為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

為安從之 ○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

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代源由甚遠殷宗

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雖宴樂為譏春秋之議嗣

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

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自斯而談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

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

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

以見諸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

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左氏傳凡君卒哭而耐耐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

四時之祭皆即吉也 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皆

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烝嘗率

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

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在至情既葬

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

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

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展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喪典謂宜依禮親奉從之○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為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盛禮○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朔牒禮儀使伏准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

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為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總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為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鄭元注云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

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元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又云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啓已前為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龍輶之轅索也天子攢塗龍輶謂殯時所設也今百官成服准合祀諸祠齋之日平明越起祠所

祀

也

又開元禮云祠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內不得弔死問病致齋之內唯祀事則行其餘悉斷苟或違此則非為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得而踰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夫自啓凶穢之甚總麻孰與夫斬纒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扱衽社之祭可謂不遑况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東晉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議

禮有死於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按魏高堂隆議平原公
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
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四時之祭
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
之喪妨廢孝享割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
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於
總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總麻
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

總不祭議 晉 宋

晉荊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總麻服而

猶得祭者也當不普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別駕庾
叡功曹滕惔主簿劉恬答曰尋禮文當是指明有總服
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為疑今世中
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以二祖服
近而不祭也○宋庾蔚之謂殷庾釋文句甚允但未統
立言大意記所明重其已與神交而不終外喪尸殯不
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
內喪小功總麻外喪齊縗以下行特為已與神交故隨
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異總不祭者加大夫有
小功總麻皆廢故鄭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

云所於死者無服則祭者言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內之喪通廢士卑故也言有始末義統有本尋禮者多斷取義不辯已與神交之異故申之云

奪宗議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豫章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而况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為士庶子封為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義豈况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

殤及無後廟祭議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幼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他耐太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又曰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諸祖之為士大夫者按冲王則宜耐諸祖之為王者應耐長沙景王廟詔可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晦朔周忌應還臨哭與不又

問

誰王

祭之日誰與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靈筵存諸臣宜還臨哭變服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周親服除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耐食祖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詔可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制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內不祠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者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允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詔可八年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未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復有後之日未立廟

胤

者為於何處祭祀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服除罷始封之君實存繼嗣皇子追贈為始祖臣不殤君著在前經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

祭殤 周 晉

周制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 厭飶而已弗成其為人與不成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與不成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 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也而云陰厭陽厭乎失孔子旨也為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 陰厭尸謾之後改饌於西北 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也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

昕

昕

子弗為後也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於昭穆立之廟也
 按此殤未成人無立後之道故取於族人之中兄弟其
 之倫而主其祭其祭之就所祭者之祖服除乃止其
 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祭殤不舉無
 胙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
 也音祈是謂陰厭也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
 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罇於東房是為陽厭凡
 謂庶子之嫡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
 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
 者也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
 禰祭之親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罇於
 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也當室之白罇西北隅得戶明
 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
 子之嫡亦為凡殤過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曾
 此以往則不祭也

嫡

嫡

孫元孫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
 子而止祭嫡殤者重嫡也祭嫡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
 其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罇於陽厭凡庶殤不祭
 也蜀譙周云庶子之為殤者祔祠於祖廟庶子共其牲
 物而宗子主其禮士庶人之庶子雖成子而無後亦祔
 祠於祖其主之如祭殤殤及無後者祔祠於祖廟皆異
 日別祭於其處耳天子諸侯之庶子無子

雖

凡

嘗

殤議云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愍懷太子殤太子哀
 太孫冲太孫自是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禮於
 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埋主之例

未立廟祭議

晉

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六代暫以

暫

廳事爲祭室須立廟如制備物殷仲堪問庾叡綱紀有
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吾尚有服當得於廳事上
祭不按殷宗有五等封庾叡等答曰宜在別室又問云依禮祭
皆於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
應有廟今既無廟而共家常以廳事爲烝嘗之所今一
朝忽移別室意殊不安劉功曹答云昔魯襄公尚於兄
弟之廟假鐘磬以成禮今於廳事當無嫌也

公除祭議

東晉 宋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虞潭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
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累仍若皆不祭是先

人之享嘗永爲有廢

或難曰士獨非孝子也答曰士賤不得伸其意也

臣謂三

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尚通內外服踰月既
葬可祭宗廟博士通議宜如潭所上會有軍事未及施
行咸康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虞潭有嗣子喪既葬依令
文行喪三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禘祭宗廟

爲論曰余身受公除歲終大禘至敬兼興如當遂闕心
所不安故諮之有議難曰禮素衣芻席不入廟門不以
干神明之位總喪雖輕脫服而祭况嗣子當承祚者乎
答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縞素躬親宗
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
祭廷有金石鏗鏘之和今去凶制而奉烝嘗于戚哉而
不振慎終之情不遠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
隨時之義亦通也
可相干故總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

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耶若以心喪爲疑者則出母子爲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縗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宋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吉事若公家無齋禁則其受弔臨靈及私常著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別居便爲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烝嘗未之聞也

上陵

拜掃及諸節上食附○漢後漢魏晉東晉宋後魏大唐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殿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卽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袁宏漢紀曰明帝永平九年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琮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鐘鳴謁者贊百石下及郎吏甸奴侍子凡九等也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

出起

理

通鑑卷五十三

十一

拜折旋升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
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
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

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國穀價人所疾苦欲
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謝承漢書曰靈

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士感先帝不復聞見此乃躬帥公卿百僚就園陵而規焉尚書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以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昔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當載之以

示學者邕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

禮亦如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

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肆兩奇不

滿干口至五百以下者皆會酎少府受之又九真交趾

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鬱林邑用

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犀角各二十准以當金漢舊儀曰武

帝於八月耐皇帝尊禮牲以鑑燧取水於月取火於日

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尾之

毛即更衣侍祀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

中上熟乃祀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宮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

○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
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
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

四 皇 變

禮十二

十一

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

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

崇陽陵景帝一謁峻平陵文帝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

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

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

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

陵帝時幼也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

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

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

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

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

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

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後魏太和

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

絕聲素幕越音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

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鑿

元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大唐貞觀

十三年太宗朝於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

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於

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於闕門西再拜慟



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歔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向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於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藩牧四夷君長等並陪列於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卽哭瞻視幄座踊絕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

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日祭此譙
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今諸侯月祭有朔
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
新之義矣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
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
卽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
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
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符於古禮至於江左
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爲三禮者
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

諸陵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
昨祇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
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爲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
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
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
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
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
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何如義
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宜闕於
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送往之禮敢辭命使勞繁但

時

續

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贖命為名時
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
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
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
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
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
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
禮永為恒式二十二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
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
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日羊食天寶

三

二年七月勅曰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
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
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
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
乃移風况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
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初顯慶五年二月二
十四日高宗以每年
二時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鹵簿威儀
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
畢則納於本
司仍著於令

通典卷第五十二

通典卷五十二禮十二

崇仁謝氏重刊

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
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宗尊也
又云瞽矇之所宗也 ○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

庠 膠之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鄭注祭義云
又云天

子曰辟雍 辟明也雍和也 以明和為名化道天下之人
亦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周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

明堂 同體五室四堂在基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
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二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

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虞庠 王太子王子羣
大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

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王之
庶子也羣后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子之教幼者教之於

公及諸侯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子之教幼者教之於
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微 注同

喻

教以詩書 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師氏掌以嫩
詔王 者教人以事而論諸德也嫩音美也 以三德教國子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馬融曰德行為內外之稱在心為德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

為道本鄭元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敏德仁義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馬

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為也鄭 教三行一曰孝
元曰孝德尊祖愛親所以守其生也

行以親父母 善事父母之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馬融曰
友之行使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馬融曰師德所 凡國之

貴游子弟學焉 無官司子弟游 凡學必時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

象武也 禮十三

禮十三

禮十三

禮十三

禮十三

素 育

籥舞象文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

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

在上庠周立三代之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

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

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者也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

臣位也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師尚父曰昔黃帝

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而不可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不北面王行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

之言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親疎有

序而相及也入西學尚賢而貴德聖智在位而功不遺

也入南學尚齒而貴信長幼有差而人不誣也入北學

尚貴而尊爵貴賤有等而下不踰也入大

學承師而問道退習兩端則德皆理矣大學之教也

時教必有正業業必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國有學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

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中間也問

者之德行三歲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

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

者說悅音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耆老皆朝

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

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

卿掌邦教者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

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也

賢者之子孫也此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

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

轉徙其居覲其見不變移之郊郊鄉界之外不變移之

新入有所化也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

遂掌使習禮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大學從此缺矣○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

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武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

時頗登用言少用文然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

儒學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者具官謂備員而已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自漢興言易有淄川田生

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

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

弘為丞相封侯天下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

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

詳悉也方道也有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

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

對也

者補博士弟子事具選舉中自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設學校選張叔等十餘人入京就學學既成就乃遣張叔分教蜀中子弟自是蜀之學者比於齊魯焉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之科具選舉中○後漢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生皓首見拔者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具選舉篇元嘉二年詔曰書生汝

舉

記

南胡憲陳留恭幸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童子頰川王通通經拜太子舍人因試憲等補郎舍人後皆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應得試易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令五十在試科是應天地之數也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具選舉篇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

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

晉虞摯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

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

○魏文帝黃初五

年立大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大學為門人滿二歲

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

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通二經

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

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

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

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

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

齊王正始中劉瓛上疏簡

官 不

高門子孫為生日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孫耻非其倫故

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

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吳孫休永壽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

學為先所以遵理為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宮立五經博士覈取應選加其寵祿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

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美其稱以悼王化以正風俗本行也

○晉武帝初大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大學

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

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

子學法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

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况今學義甚頽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取^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

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脩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已升猶宜增置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所謂曲禮也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滕親受孔子沒邱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宜各置一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

立行大學於時無復國子生置大學生六十人國子生
 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
 代手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大學太元九年尙書
 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
 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
 五間而品課無章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
 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
 蘭艾遂令人情耻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宋武帝詔
 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
 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

科

百

學

四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
 生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
 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武帝永明三年詔
 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八
 其年秋中悉集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
 有司奏國學大學兩存焉領國子監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
 為先將以節其邪情化人成俗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
 聞將恐觀國之光有以闕也若以國諱宜廢昔漢武立
 學爰泊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豈無國諱矣永
 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
 禮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
 古之大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
 也大學之與國學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
 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大學兩存之可也時立學太尉

裁

舉才學

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板也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

於平城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

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大學於

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置博士於是人多砥

厲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

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

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

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

改中書爲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大

學四門小學 ○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

代皆屬太常也 ○大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

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

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敘貞觀五年太

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

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

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

蕃諸國會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

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

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

冊

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

十人皆以皇族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

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京

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禁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習分

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二曰大學生徒

五百人每一經百人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曰四門學

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大學同其五百人為之八百人

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

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六

日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

縣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

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郡各四十員中

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

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義每歲仲

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開

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二十六年正月

赦文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

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

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又勅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

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所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

生及監內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

藝

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
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永
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
勅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畧大學空設諸生蓋寡絃
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序及此甚用
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
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
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簾
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
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

緣循

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
料及修理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諸侯立學 周 後漢 東晉

周制諸侯學曰頰宮

頰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

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壁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
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頰音也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 崔靈恩云諸侯為學
之法但一堂之上不

為五室唯南向為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左小學虞庠在
同然則周之諸侯大學東膠在王宮之左小學虞庠在
西郊所以知一如時王之法者鄭注王制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般諸侯置學之處得同天子

魯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

瞽宗殷學也

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
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於藏桑盛之委

孝逢

之事

入

使

東

事正 祿除

寔 又之

於 奠

焉序次王事也替宗樂師替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也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傳學書○後漢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如王子之法

建安末魏國作頌宮於鄴城南○東晉穆帝永和中征

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

叅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

論者建儒林祭酒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

有其寔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

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

生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教田久備重業致苦而錄

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遠風雅彌替

後生放縱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備務目前之理遂

令詩書荒廢頌聲寂寥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

典晉國以理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而不能保禮義之

固孰與金城湯池哉今江表晏然王道日崇三時既務

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庸非善哉便處分安學

校處所又繕造禮器將

行大射之禮亮死尋廢

釋奠 周 隋 魏 大 唐 東 晉 宋 齊 梁 北 齊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

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

也先聖若周公孔子也有國故則不故謂國有可為先聖先師者

鄰國台也魯有孔子各自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

奠之不合之也詩書禮樂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爲樂祖祭誓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

釋奠者設薦饌酌而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禮樂之器

禮十三

成

衆

學

通鑑卷十三

又用幣告先聖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乃時將

祭菜示敬道也鄭元曰禮先用也學記曰太學始教皮弁

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也釋菜禮輕也

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天

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警猶起也凡用樂大

舉士以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

師先聖焉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

禮耳非為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將出征受命於

祖告祖受成於學定兵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

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大牢祠

孔子以顏回配○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

釋奠皆於大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事皆於辟

雍鄉事鄉飲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

釋奠於大學○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

孝武三帝皆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

武以大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

堂權立行大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時無國子

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宋文帝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

禮十三

十三

牲牢器用
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齊武帝

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

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

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

悉依上公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

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

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允謂宣尼廟宜

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

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

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

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須所况非備細尋此

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惟以師資引同○梁武帝

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

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

會太子著絳紗襪音博衣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

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

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元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

室即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

宜由東階若舉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

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

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僕射臣纘等以為參點回路

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議師道既光得以資敬無

虧亞二制可○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大牢釋奠

孔宣父醜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

王

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大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大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之像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舜禹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臣矣師元風於洙泗則顏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既揖讓於君德回也如愚豈越分於人師哉是以主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每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禮酒○大唐武德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丘

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制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修附禮令以為永制七年二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觀釋奠永隆二年

循

崇

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劉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晉以降迄於隋氏朝士又駕牛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甜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褻衣博帶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衣服宜長裙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屨不收清道之傍絳驂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廢改皇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二十八年二月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常式國子祭酒劉援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之其儀具開元禮

禮十三

通典卷五十三 禮十三 十六
祀先代帝王名臣附○漢後漢其魏東晉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

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

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梟名食母破鏡名食父

如羆首而武眼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皆用焉漢使東

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後漢章帝元和春東巡

狩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堯於濟陰○魏武帝少時漢

太尉橋元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大牢蜀主

景曜六年詔為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

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或以為可立於京師禪皆

不納步兵校尉習崇中書侍郎向克等言於禪曰自漢

以來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

世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

遠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曠而無典建之京師又

通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屬以時賜祭凡

其臣故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從之何承

天駿之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蒸故後代遵之○東

元勳配饗克等會不是式禪又從之蓋非禮也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事禮臯陶於廷尉寺新禮

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大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

孟秋以應秋政摯虞按虞書臯陶作土惟明克允國重

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大學之祀義

同太常故祭於大學律之署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

重而就輕非正署廢與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祭用仲

嶠

重
律 設

充

興 充

者
服 凶

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
可祀於平陽虞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爲之化可祭於廣
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
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
別勅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
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日尹祭○隋制使祀先
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
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
之郊周公召公配漢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
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

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
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
捍大患則祀之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
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
自隋以上亦在祠例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
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
以時祭饗享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
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
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
帝廟以春秋二時饗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

者所在郡置一廟饗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饗

老君祠

先賢附○後漢 大唐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中文廟為壇飾純金釭器設華蓋座用郊天樂○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冊元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祠元元皇帝廟追尊元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復追尊為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歲餘一祀以上准先天太后廟例二十九年

兩京及諸州各置廟一所并置崇元館天寶元年親祠

元元廟又於古今人表昇元元皇帝為上聖其時同制莊子號南

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其年九

桑子號洞靈真人又以其所著之書並為經其告饗所奏樂

月改兩京元元廟為太上元元皇帝宮其告饗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

樂送神用二載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

太乙之樂下諸郡為紫極宮三月勅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

於尚幽情實緣於既沒我聖祖湛然常在為道之宗既

殊有盡之期須展事生之禮自今以後每聖祖宮有昭

告宜改用卯時以前行禮四載四月勅比太清宮行事

官皆冕服爰及奏樂未易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冊祝

具

既非事生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真俗殊倫幽明異數
 理有非便亦在從宜自今以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
 用朝服兼停祝版改爲清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所奏
 之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聞奏十三載
 正月詔令有司每至孟月則修薦獻上香之禮仍爲常
 式六載五月詔後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陶先生冊贈太保興元元年十二月詔
 太清宮改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禮拜爲
 再拜貞元元年正月勅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
 獻光祿卿充仍永爲常式

孔子祠 先儒及弟子附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太公

七

既

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
 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均子志爲褒成侯章帝元
 和二年二月東巡狩因幸魯祠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
 日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
 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云祀禮畢命
 儒者論難也 和帝永元四年徙封爲褒尊侯相傳至獻帝初
 國絕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
 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
 卒守衛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
 聖侯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

孫

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
宜如太始故事○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
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
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
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萃詡俱嗣有罪失
爵○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
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孔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
其宣尼之廟當別勅有司行薦饗之禮○北齊改封三
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大唐貞觀

曰

夫 謂 等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二十一年制以左邱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
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
弼杜元凱范甯賈逵總二十二人並為先師永徽中制
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從祀顯
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十一年詔以
孔子為先聖更添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
父於太學並為先師合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
孔子為先師顏回左邱明並為從祀按禮記云凡學春
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官為禮樂詩書之官也先
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
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
也聖則非周即孔子師則偏善一經考漢魏已來取捨各
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
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眾儒為先

師而今新令輒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館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萬載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繼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又邱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東巡次兗州鄒禮配饗武王也

縣頓祭宣父廟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詣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神龍初詔以鄒魯百戶封崇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薦饗又授裔孫褒聖侯崇階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開元八年勅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素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堂壁上以

顏子亞聖親為之贊以書於石閔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時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坐合其像立侍配饗合坐十哲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應饗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其十哲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請准都監廟堂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請准二十二賢應饗

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勅命並撰儀注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顏子贈兗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袞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

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郈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郟伯 公皙哀贈郟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郈伯

巫馬期贈鄆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卹贈曹伯 伯虔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歛贈武城伯

顏子精贈瑯琊伯子驕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元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邱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蒧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鄒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邱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贈萊蕪伯

樂顏贈昌平伯欬廉潔贈莒父伯

歲

郭

斯

允誰

梁

舉

歲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邱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邾奕贈平陸伯

孔忠患贈汶陽伯

公西與如贈重邱伯

公西歲贈祝阿伯

蘧瑗贈衛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潁伯

申棖贈魯伯

琴牢未詳

顏增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太公廟大唐

二

大唐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
 一所以張良配饗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
 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訖發日
 便就廟引辭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弘濟生人者
 十人准十哲例霑饗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
 卿于休烈奏臣昨因秋饗漢高祖廟見傍無侍臣饗太
 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於漢初翊奉高祖坐籌
 帷幄佐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公自古配食廟庭陪
 葬陵寢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哀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
 良配饗請移於漢祖廟從之上元元年閏四月勅昔周

克寧

武創業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况德有可師義當禁
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其太公望可追封為武成王有
司依文宣王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准文宣
王置亞聖及十哲等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貞元四年
八月兵部侍郎李紆奏曰太公廟准式以太常少卿充
三獻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追贈
為武成王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差太尉充獻
兼進祝版親署臣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
傅聖朝列在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詞必資折中理或
過當神何敢歆今者屈禮於至尊施敬於臣佐每請御

署並稱昭告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為允臣以為
文宣垂訓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有國有家
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自生人以來一人而已由是正
素王之法加先聖之名樂用宮懸獻差太尉尊師崇道
雅合正經其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勲業形於一代豈可
擬其盛德均其殊禮哉前件祝文請自今更不進署其
敢昭告請改為致祭其獻官請准式太常卿以下詔令
百寮集議聞奏兼大理卿于頔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紆
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
偃宜崇武教以尊古重忠烈以勸今欲有貶損非激勸

差

列

之道也追尊王位以時祠之為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也文武二教國並宜立廢一不可况其典禮之制已歷二聖今欲改之恐非宜也至九月有勅以上將軍以下充獻官餘事依李紆所奏其祭饗獻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第五十三

通典卷第五十三

通典卷第五十四

禮十四 公革十四 吉十二

唐 京兆 杜佑 君 卿 纂

巡狩 禮十四 吉十二

巡狩 唐 虞 夏 周 秦 漢 後漢 魏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 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

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敬親行之行禮謹敬重人之至也鄭元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時一巡省之書曰五載一巡狩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巡再閏天道大備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岳也時謂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眾山之宗故云岱宗也望秩于山川 張守節云乃望秩遥祭東方諸侯境內名山

特 女

通典卷五十四 禮十四 崇仁謝氏重刊

羣后四朝孔安國曰各朝會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

肆覲東后遂見東方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時四時

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法制也度丈尺也量斗斛

也衡斤兩也鄭元曰協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其失誤

具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修五禮吉凶賓五玉五等諸

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也三帛二生一死贄也三帛纁元黃三孤所執

陳列之曰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也衡山八月巡狩至西

嶽華山十一月巡狩至北嶽恒山皆如岱宗之禮白虎

二月八月書夜分五歸格于藝祖用特孔安國曰巡狩

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牢也鄭元注尚

書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

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夏后氏

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夏后氏

因之王肅云天子五年一巡狩鄭周制十二年一巡

狩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衆也謂當方諸

象之故梁崔靈恩云取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

造乎禘帝謂五精之帝所配祭南郊者謂靈威仰也類

此不言禘者白虎通云七廟皆告之獨言禘者辭特禘

先從禘後至祖以上遂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職

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

敬戒國有大刑之乃猶汝也守謂國境及王之所行先道

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大馭掌犯較

之禮謂祖士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謂

以道山川所宜所謂地事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

禮十四

自鄭玄注云迄乃始云歸耳五十九字無

鄭玄注尚書云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

玄

之事以告王誦訓所謂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又掌道

方慝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乘金輅建大

旂中車云金輅鉤樊纓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

望祀山川生之天帝覲諸侯覲見其方之諸侯先於境

首待之祭義云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

璋瓚皆以黃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

駒以祭之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鄭元云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

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

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文飾也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殺黃駒鄭元曰謂王巡狩過大山川也

每宿舍掌舍設棊桓謂行馬再重者以周其外則

土方氏又設蕃籬土方氏云王巡狩則樹王舍鄭元云為之蕃籬既至方岳先

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

見之不然則不祭義所謂東行西行弗敢過天子乃令太保採人歌

謠之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所謂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也命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

惡所謂命市納價以觀人之所好惡志淫好僻故鄭云淫則侈物貴人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也又

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

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

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注云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

師

人

玄

飾

玄

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

孝者君紕以爵不順為背逆昭穆者以宗廟可以表官爵故紕之變禮易樂者

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冠者為畔畔者君

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律法也其諸侯待王之牢禮

以一犢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又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天

子牲孕弗食也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

覲禮壇制同鄭元注司儀職引覲禮制王巡狩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其壇外為

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

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上置司盟之

神位謂之方明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

其上也

玄

鄭元云宮為壇土為埒以象墻壁八尺日尋十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日深方明者上

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監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其方明狀具朝覲篇司儀職云其壇

三成宮旁一門鄭元云成猶重也三見諸侯之時據鄭重者下差之為三等每面丈二尺也

注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於宮內

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其

位鄭按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

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

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司儀所謂

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所謂時與王同姓者推

手小舉之

所謂天揖同姓

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

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珪玉陳擯者五

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珪躬珪玉陳擯者四人禮之

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玉陳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

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王玉

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

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

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宮之伯臨之其神

主於月必因以祭之

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

者也就祭則是謂主

其餘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

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

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

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者

以王者考禮正刑當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至陰陽終欲取終平之義故唐虞以還皆用仲月也

狩訖却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於祖禰用特

特一

牛 ○秦始皇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功業

其年復遊

海上二年遊碣石從上郡歸五年始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到沙邱崩此求神仙奇藥之術無復觀人風問

百年也並步浪反下同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

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彰始皇之功

德 ○漢武帝元狩四年始巡郡縣寢尋於泰山

寢漸尋就也寢

音元封初復至海上又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

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

武帝亦如秦始皇之事

○後漢

音 三

光武建武三十年三月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衣以繪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灑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祭山及梁父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至泰山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配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師庚申告至祠高廟光武廟各一特牛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中故事○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

通鑑卷五十四

五

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中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等差○晉初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贄虞以觀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武帝太始四年詔使使持節侍中黃門侍郎命四出周行天下其萬人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敘理科禁逆順為一書背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喪荒凶厄貧苦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丹徒告觀園陵三月饗會父老舊勲於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老

通鑑卷五十四 禮十四

六

賚

慕

嶠

頓

萬餘人饗勞齋發放蠲徭役○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

正月東巡狩歷橋山祀黃帝遼西遙祀暨無閭山遂緣

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常嶽禮其神而返明年南巡過

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常嶽○隋煬帝自文帝山

陵纔畢即事巡遊乃襲秦皇漢武之事西征東幸無時

暫息六宮與文武吏士常十餘萬人然非省方展義之

行也○大唐皇帝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

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駕將發

告圓丘宗廟社稷皆如開元禮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令度支郎中狄仁

傑為知鎮使并州長史李知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改風雷之變遂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

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之害遠令罷之上問之嘆曰真大丈夫也○評曰

梁崔靈恩三禮議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

遍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遍且闕四時

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其制吉行五

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

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固必不及此知每至一嶽即歸斯

義為長也按尚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諸侯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孔安國注云周制十

嶽

以

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制度正禮法如虞帝然其四方諸侯各覲於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又按堯舜簡儉常稱茆茨土階巡狩四方羽儀

告

舜

犧

其 太 跡

導從必少一年四嶽五載復往宗廟享祭暫委有司展
 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遍及於民物
 不亦乖踈詳周官本文與孔氏注解既改制十有二載
 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遍豈非益為曠邈乎
 且周雖尚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
 不甚苦勞始皇遊幸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
 於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羣司畢從不
 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
 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
 不達古今豐約之別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之說

耳

封禪 無懷 伏羲 神農 黃帝 顓頊 帝嚳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隋 漢 後漢 帝嚳

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
 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封禪必於泰山者
 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封訖而禪梁甫亦以告太
 成也刻石紀號著已功績封於山而禪祭於地天以
 平也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厚梁甫
 之階以報地明天之厚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有若
 天地之更厚然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
 道配成高德故禪梁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
 甫亦以告太平也桓公曰古
 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焉而昔有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韓詩外傳曰孔

禮十四

太

下

依

在

山

昔霸

通鑑卷三十四

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袁准正論曰唯周官有王六封之文按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於經傳學者疑焉服虔曰云云在梁甫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北東有云云亭

○伏羲神農並因之○黃帝禪亭亭度服虔曰亭亭在牟陰晉灼曰

○顓頊帝嚳帝堯舜復禪云云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

○禹禪會稽越地

○湯亦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也

○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社首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十二里其儀不存襄王時齊桓公既伯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觀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必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秘

秦始皇平天下三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齊魯儒生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稽音戛稽禾稟也去其皮以為席菹音祖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屬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刻石改號文出晉太康郡國志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甫其禮頗采秦祀之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秘之固不得而記焉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生疾秦焚詩書

禮十四

風

戮文學皆偽曰始皇上泰山為雷雨所擊不得封禪

○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

中汾陰得寶鼎遂議封禪而羣儒不能知其儀又牽拘

於詩書古文於是帝盡罷諸儒三月東上泰山命人上

石立之泰山巔石高二丈一尺方博皆三尺壇及墀皆

廣長十二丈增高三尺帝因東至海上四月還至奉高

晉太康郡國志曰奉高戶千五百六戶此為奉高者以

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是以殊之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又

有奉高宮又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

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

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

侍中奉車子侯

霍去病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

土

蜚

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

晉大康郡國志曰漢武封泰山

禪梁父參諸家所說宜肅然為定也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冠衣尚黃

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上益雜封

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

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

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改元為元

封時作明堂於汶上太史公曰其封禪之禮則有司存而漢史不得其制○後漢光武建

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卽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三月帝幸魯過祭泰山

及梁父三十二年詔梁松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

方

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旁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二其一方一寸二分其一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

之

日積柴

清

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內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及欲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祭山日燔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窳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音促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秘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帝至奉高應劭曰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遣

武

十九

窳

巖

突

聲

通典卷五十四

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按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
 始齋諸扈從王公以下及東方諸侯盡齋馬第伯自云
 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治石石二枚狀博平
 園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
 能上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
 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
 檢一厚尺半所四枚功德是朝上騎行往道峻峭下
 石一枚刻文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二寸名曰立
 騎步率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
 里南向極眺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
 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逕殊不可
 上四布如視石上其復強相將行到關者五六尺已至
 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關者五六尺已至尚十餘
 里其道傍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已至尚十餘
 遂至天門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
 兩從者扶掖前人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
 頂如畫重累人耳早食後人見前門履底前人見後人
 狀如鍾又方柄有孔疑封禪具也汝南人楊通得之東

園

遵

闕饗

瘋

言

刺予

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
 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從
 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
 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謂人置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
 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醉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
 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
 跪拜置梨棗錢於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
 道以求福即此也
 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
 尉意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
 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
 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
 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
 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九世會昌巡代
 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代
 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會昌巡代
 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
 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日九
 世之帝方明聖持衡矩九州平天下百子雜書甄曜度日

通典卷五十四

禮十四

百子

音

來

從支

字

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
 子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
 維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
 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
 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
 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
 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兼并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
 寇千里無烟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
 受命中原年二十八載與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
 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
 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
 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
 死贊吏各修職復於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有
 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
 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惟慎河圖雒書正
 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陰以承靈瑞以
 為兆民永茲一字垂於後昆百寮羣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祐永永無極二十二日辛卯晨
 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祀用樂如南郊諸王

上

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
 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
 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
 耕驅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帝御輦升山日中
 後到山更衣早晡時即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
 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
 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
 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日以金為繩以石三
 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
 泥及壇土各如其方色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
 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甫陰以高

地

后配山川羣神從祀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

除地曰禪後改四月已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

為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

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牲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

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司馬彪論曰自

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

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

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神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即

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

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為改代

夏少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

封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后未有能

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

王所以能大著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在封

矣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皇漢武

造 同符

然

髣髴

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揖讓受封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

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

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

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於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

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典則謂之禪然則

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則

功不弘濟不得彷彿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

帝堯舜至於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

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

堂隆卒不行○晉武帝平吳太康九年衛瓘議封禪帝

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至於再三詔報絕

之○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儀注屬後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十二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北齊有巡狩之禮並登封之儀竟不行○隋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文帝命牛弘等創定其禮帝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大唐貞觀十一年左僕射房元齡等議按封禪者本以功成告於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又按梁甫是謂梁陰近代設禮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壇位於山北又議昊天上帝壇將封先祭義在告神因

當為壇下趾先陳齋絜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太祖景皇帝配享壇方十二丈高丈二尺又議制玉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函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冊四枚各長尺三寸廣寸五分每冊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長短令容玉冊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三枚以為冊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

爲

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陛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今請於圓壇上安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書藏其內祀禪之所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詳載前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秘固請依今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後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

德其詞同也丘

其義大矣請刻頌立碑明揚功業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告至柴於東方上帝遍於羣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自餘儀式請如今禮仍請柴祭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詔從此議餘皆罷之遂附制於今禮太常舊儀封禪降之辭韋安仁駁之曰夫祭天作樂本謂神聽高遠聲臭難接所以歌詠文辭依倚絃管滌蕩宣暢冀其來格今瘞玉燔柴於岱宗之下播聲昭告請降圓丘之上夫神聽聰明不可濫假如依樂聲應臨國內而泰山之下其神可得祀乎又毛詩周頌郊祀歌昊天封禪歌時邁二篇各別是足證明謂宜採周頌創新篇告精誠於上天請皇陵於東岳於事合麟德二年有司進儀注於太嶽古其后竟從安仁之議南四里爲圓壇三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

黃金

殊

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壇三重又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繩編玉牒為之每牒長尺二寸廣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又為玉匱一以藏正座冊為金匱二以藏配座冊各長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為五道當封壘處刻深二分方寸二分又為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為金泥以金泥之為玉壘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壘以封金玉匱又為石碱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碱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闊寸五分為石檢十枚以檢石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

三匝

上 一 寸

出

刻為印齒三道深四寸當封壘處方五寸當通繩處闊寸五分皆有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於協泥其檢立於碱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碱隅皆七寸為金繩以纏石碱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泥石碱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為之為距石十二枚分距碱隅皆再累各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以五色封之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壇隨地之宜又為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壇隨地之

時帝

宜其玉冊玉匱石礮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又以
高祖太宗配禪社首以太穆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
充亞獻終獻之禮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
皆隨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
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結
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降
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甗瓢杯等物並宜改
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准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
褥以蒼皇地祇座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
及大明夜明褥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

封禪使許敬宗

曰

同

真

春

禮禮

古

為禮官等又奏曰謹按司馬彪續漢書建武三十二年
封太山求元封故事所施用者有司奏用玉牒書藏方
石中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厚二寸長短闊
狹一如玉牒又按說文云簡牒也則知牒是簡之別名
且牒是片竹故其字從片封禪牒雖用玉其制宜與竹
同廣厚五寸何名簡牒又按孝經鈞命決云六經冊長
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遍檢古之簡牒無尺三寸之
制臣等參詳典故務取折衷其玉牒請同玉簡冊長尺
二寸廣二寸分厚三分以金繩連編固簡之數隨文多
少盛之玉匱封牒石內則合古文於事為允詔從之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親祀昊天上上帝於封
祀之壇已巳登於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降禪於社首
山壬申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初議射牛事太常博士裴
守貞奏曰據周禮及國語
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
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自射牲雖是禮
久從廢省據封禪記曰未明十五刻宰以鸞刀割牲
比久從廢省據封禪記曰未明十五刻宰以鸞刀割牲

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武太后

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登封於嵩岳大赦天下改元

為萬歲登封丁亥禪於少室山開元十二年制以十三

年有事泰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先為備具中

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等與禮官撰東封儀注張

說謂徐堅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

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皇地祇雖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

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

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

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以宮闈接神有乖舊

典上元不祐遂有授命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

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圓丘韋庶人為亞獻皆以婦

人升壇執籩豆褻黷穹蒼享禮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大

難亞獻終獻皆受其咎平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

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皆革正斯禮請以睿宗大聖

真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從之又按顯慶年許敬宗

因修禮奏改燔柴在祭前伏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

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謹按禮迎神之儀樂六變

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

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又按晉郭璞

資

南郊賦及注爾雅亦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燔柴又檢南齊北齊又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燎考功員外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又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設祭後燔則神無由降矣張說又執奏曰凡祭者本以心為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燔自可斷於聖意聖意所至則通於神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上令依後燔及先奠牲璧之議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從之

張說謂子元曰康國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時又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畧曰舊禮侍

先是紛議未定國子博士康子元執後燔最堅

天區

鬱

武強

中跪取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以致潔而尊神故使小臣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於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大神以小人奉人君以大沃盥此其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侍為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為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孺為之惠帝時閎孺為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為之後漢婁堅以議郎拜侍中魏代蘇則為之時友人嘲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重鹽梅非復漢魏執獸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夫祝以傳命通人主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為上賓况天人之際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為喻不亦大哉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詞大宗伯為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詞矣今太祝下士卑而居下大夫之職又舊禮謁

徵

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謂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徵
 名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古之謁者秩異乎
 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
 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議奏上令張說徐堅
 召敬本與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議其中四
 事先以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從之
 十三年
 十月封祀於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
 服袞冕於行宮致齊於供帳前殿已丑大備法駕至山
 下乃御馬而登侍臣從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
 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召禮官
 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
 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各異陛下享
 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
 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獻終獻合於一處於
 是三獻悉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
 行事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
 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
 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
 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
 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
 天上帝於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辛
 卯享皇地祇於社首之泰折壇折音之設反睿宗大聖真皇
 帝配壬申上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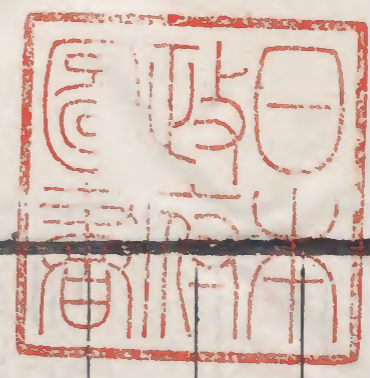
釋釋

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咸在位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畫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雍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恭已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成高匪德務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適文祖光昭舊勲方士虛誕儒書不

巖

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灾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岩播告羣岳時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頌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焉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第五十四



通典卷第五十四

通典卷五十四

三十三

